

六
典
通
考

大典通考卷五十五

湖西閣鎮珩輯

奄寺考

歷代奄寺

唐制內侍省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內謁者監內給事各十謁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內侍職掌侍奉出入宮掖宣傳制令總掖庭宮閤奚官內僕內府五局之官屬內常侍爲之貳內給事掌判省事凡羣官朝賀中宮則出入宣傳凡宮人之衣服費用則具其品秩計其多少春秋二時宣造中書內謁者監掌內宣傳凡諸親命婦朝會所司籍其人數送內侍省

命婦下車則引入朝堂然後奏聞

內謁者掌諸親命婦朝集班位內

大典通考卷五十五

一

典引掌命婦朝參出入監引之事內寺伯掌亂察諸不法之事五局一曰掖庭掌宮禁女工之事凡宮人名籍司其除附功桑養蠶會其課業二曰宮閤掌侍奉宮閤出入管鑰凡宦人無官品者稱內給使親王府名散使若有官及經解免應敘選者得令長上其小給使學生五十人其博士取入品已上散官有藝業者充皆總其名籍給其糧廩三曰奚官掌奚隸二役宮官品命四曰內僕掌中宮車乘出入引導五曰內府掌中宮藏寶貨給納名數初太宗定制內侍省長官階止四品至永淳末向七十年權未假於宦官但在閤門守禦黃衣廩食而已則天稱制差增員位中宗性慈務崇恩貸神龍中宦官三千餘人超授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千餘人然衣朱紫者尙寡玄宗在位久崇

重宮禁中官稍稱旨即授三品將軍門施棨戟故楊思勳黎
微仁尹鳳祥等並號貴寵而高力士尤專恣楊則持節討伐
黎則奉使宣傳尹則主書院其餘供奉監軍入蕃教坊功德
主書皆爲委任之務監軍則權過節度出使則列郡辟易修
功德市烏獸詣一處則不啻千貫帝城甲第畿甸上田果園
流酒中官參半於其間四方進奏文表先呈高力士然後進
御小事便決之帝常曰力士當上我腹則穩時宇文融李林
甫趙國忠安祿山高仙芝等皆厚結力士踵至將相自餘承
恩附會不可計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爲翁戚
皇諸家尊曰蕃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幼與母麥相失後
從南節度使得之隴州迎還帝爲封越國夫人而追贈其父

廣州大都督金吾大將軍程伯獻約力士爲兄弟後麥亡伯
獻續經受弔河間男子呂玄晤女國妹力士娶之玄晤揮刀
筆史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傅玄晤妻死中外贈賻送葬車徒
相望不絕力士宴公卿一扣鐘納禮錢十萬佞者至二十扣
少亦不減十都北堰澧列五禮日餽三百斛直帝初置內侍
省監二員秩三品以力士及袁思藝爲之帝幸蜀力士從進
齊國公時李輔國侍太子扈從請分玄宗麾下兵北趨朔方
以圖興復肅宗卽位擢太子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事賜
名護國四方奏事御前符印軍號一以委任從幸鳳翔授太
子詹事改名輔國肅宗還京拜殿中監閑廐五坊宮苑營田
裁接總監等使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鄜國公食實封五百

戶宰臣百司奏事皆因輔國上決常在銀臺門受事官吏有
小過卽加推訊府縣案鞫三司制獄必詣輔國取決出則甲
士數百人衛從中貴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宰相李揆見
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輔國專掌禁兵賜內宅居止李
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敕不由中書出者峴必審覆
輔國不悅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帝自複道來起居太上皇亦
居至大明宮輔國素微賤雖暴貴力士等猶不爲禮怨之欲
立奇功自固因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立禮
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六軍功臣反側不自安願徙太上皇入
禁中帝不寤先時興慶宮有馬三百輔國矯詔取之裁畱十
馬太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不得終孝矣會帝屬疾

輔國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睿武門射生官五百
遮道太上皇驚幾墜馬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
慶宮湫陋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
輔國欲何事叱使下馬輔國失轡罵力士曰翁不解事斬一
從者力士呼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將士納刀呼萬歲
皆再拜輔國鞞而走與力士對執轡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
才數十皆尪老俄而流承恩攝州魏悅漆州力士配流黔中
道舊書力士至巫州地多薺而不食因感傷而詠之曰自是
雨京作芹賣五籛無人采夷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自是
太上皇怏怏不豫至棄天下輔國遷兵部尚書南省視事使
武士戎裝夾道陳跳丸舞劍百騎前驅御府設食太常備樂
宰相羣臣畢會既得志乃求宰相帝史記曰望未一如何

輔國諷宰相裴冕使聯表薦已帝密遣請華使喻止冕張皇
后數疾其顯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
振太子不從更召越王充王圖之元振告輔國伏兵凌霄門
迎太子伺變是夜捕二王及中人朱輝光馬英俊等囚之而
殺之官殿代宗立輔國愈跋扈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
無不處決帝矍然欲剪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尚父冊進
尚書令實封戶八百未幾以左武衛彭體盈右武衛
梁子昂代其任賜輔國第於外輔國始惘然憂不知所出乃
曰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請地下事先帝矣自輔國徙太上
皇帝在東宮積不平至是不欲顯戮遣俠者夜刺殺之抵其
首涸中殊右臂告秦陵然猶祕其事刻木代首以葬後梓州

刺史杜濟以武人爲牙門將自言刺輔國者時元振專權自

恣人畏之甚於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舊書

元振常請託於襄陽節度使來瑱瑒不從及元振握權徵瑒

入朝瑒遷延不至元振欲報私憾誣瑒之罪竟坐誅宰臣裴

冕爲書宗山陵使有事與元振相違乃發小吏賤私貶冕施州刺史廣德元年吐蕃入寇元振

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詔徵諸道兵莫有至者中外咸切

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伋上疏曰陛下疏元功委近習

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陛下始出都百姓

填然奪府庫相殺戮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

入關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耶危耶臣聞良醫療

疾當病飲藥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由至此必欲存宗廟社稷

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

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卽募士

西赴朝廷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

以謝陛下上以元振嘗有保護功第削其官爵放歸田里車

駕還京元振服縗麻於車中入京城以規任用爲御史所彈

長流溱州行至江陵死時有賂奉先者監僕固懷恩軍恃恩貪甚懷恩不平遂叛事平擢奉先軍

使掌殿內兵權滔熾然永泰初吐蕃數驚京師始城郭奉先爲使悉毀縣外廬舍永泰元年吐蕃十

萬眾至奉天京城震恐魚朝恩請括士民私馬令城中男子

皆衣皂圍結爲兵城門塞二開一士民大駭踰垣鑿竇而逃

朝恩欲奉上幸河中恐羣臣異議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

閤門不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

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

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

事者獨鴈聲曰勅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捍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非反而何朝恩驚沮事遂寢初肅宗時九節度圍相州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肅宗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朝恩監其軍英乂入爲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代宗幸陝朝恩舉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京師平遂以兵歸禁中然尙未得與北軍齒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分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朝恩性凡劣恃勳自伐時引輕薄文士於門講授作文粗能把筆自謂文武才幹上優遇之加判國子監事使赴視事特詔宰臣百寮六軍將軍送上京兆府造食教坊賜樂大臣羣官二百餘人皆備章服充附學生列監廊下得觀

後神策兵數百京兆尹黎幹率錢勞從者一費數十萬凡
詔會羣臣計事朝恩怙貴誕辭折愧坐人雖元載辯強亦拱
默唯趙郡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衍不爲屈朝恩黜衍
以動造又謀將易執政乃會百官都堂言宰相者和元氣輯
羣生今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
相何以輔之宜亟退避賢路宰相俯首坐皆失色造徙坐從
之因曰陰陽不和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拏不散故天
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屯軍十萬饋糧所以不足軍容爲之宰
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
會釋菜執易升坐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
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未發初神策都

虞候劉希暹魁健能騎射爲朝恩昵信以太僕卿封交河郡王兵馬使王駕鶴亦封徐國公希暹風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考訊中以法錄資產入之軍萬年吏賈明觀倚朝恩捕搏恣行積財鉅萬人無敢發其姦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養息令微者尙幼爲給使服緣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於前帝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凡朝恩隱謀奧語悉爲帝知希暹頗覺上意異以告朝恩朝恩始疑懼然上每見之恩禮益隆朝恩亦以此自安元載與溫及皓密謀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寒食宴禁

中罷將還營有詔留議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

車聲危坐載守中書省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自辯悖傲

時與左右禽縊之死

實錄是日初詔罷朝恩觀軍容等使更加實封畱於禁中上以舊恩矜貸不加

嚴刑朝恩送自縊

加劉希暹王駕鶴御史中丞以慰安北軍盡釋朝

恩黨與希暹自知同惡言不遜駕鶴白發之賜死而賈明觀

兼得幸於載故載奏隸江西使立功自贖路嗣恭榜殺之自

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德宗卽位以親軍委白志貞志貞多

納豪民賂補爲軍士取其傭直身無在軍者以名籍請給而

已涇師之亂帝召禁軍禦賊無至者唯竄文場霍仙鳴率諸

宦者從行志貞貶官左右禁旅悉委文場主之德宗還京頗

忌宿將握兵多者悉罷之禁旅則文場仙鳴分統焉貞元十

二年特立護軍中尉中護軍各兩員以文場爲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爲右神策護軍中尉張尙進爲右神策中護軍焦希望爲左神策中護軍時竇霍之權振於天下藩鎮節將臺省清要多出其門是歲仙鳴病帝賜馬十匹令爲僧齋以祈福十四年倉卒而亡上疑左右小使正將食中加毒配流者數十人文場表請致仕許之十五年以後楊志廉孫榮義爲左右軍中尉亦怙寵驕恣貪利冒寵之徒多附麗之宦官復盛順宗卽位疾不能視朝政而宦官李忠言與牛美人侍病美人受旨於帝宣之於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欲奪宦者兵權每忠言宣命內臣無敢言者宦官俱文珍劉光錡薛盈珍皆先朝舊人疾叔文等專恣乃啟上召翰林學士鄭絪

衛次公李程王涯入殿草制立太子是爲憲宗文珍從義父
姓曰劉貞亮憲宗之立貞亮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內常侍
呂如全坐擅取樟材治第送東都獄至閔鄉自殺郭旻醉觸
夜禁杖殺之五坊朱超宴王志忠縱鷹隼入民家榜二百奪
職由是莫不惴畏時吐突承璀爲左軍中尉王承宗叛詔以
承璀爲行營兵馬招討使內常侍宋惟澄爲館驛使內官曹
延玉劉國珍馬江朝等分爲河北行營糧料館驛等使諫官
上疏言自古無中貴人爲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郁段平
仲尤激切憲宗不獲已改充招撫處置等使承璀出師經年
無功乃遣密人告王承宗令上疏待罪許以罷兵爲解奏昭
義節度使盧從史累與賊通許爲承宗求節鉞乃誘潞州牙

將烏從肩謀執從史送京師承璀還仍爲禁軍中尉段平仲請斬之以謝天下憲宗不獲已降爲軍器使俄復爲左衛上將軍出爲淮南節度監軍使李絳數論承璀之過帝欲還承璀罷絳宰相召爲內弓箭庫使復左神策中尉憲宗晚年好方士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帝自是不豫十五年義成劉悟來朝賜對麟德殿悟出曰上體平矣內外乃安是夜王守澄與內常侍陳宏志弑帝於中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殺吐突承璀及濫王惲敬宗初立游戲無度染習工張韶與卜者蘇元明爲亂帝擊毬清思殿驚將幸右神策或曰道遠可虞不如入左軍近且速從之初帝寵右軍中尉梁守

謙每游幸兩軍角戲帝多欲右勝而左軍以爲望至是左神
策中尉馬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
后比至而賊已斬關入清思殿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
全將軍何文哲等討賊詔及元明皆死始賊入中人倉卒繇
望仙門出奔內外不知行在遲明盡捕亂黨車駕還賜存亮
實封戶二百進守謙開府儀同三司存亮功最高乃推委權
勢求監淮南軍

新書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惟存亮西門李
玄嚴遵美三人遵美父季寔爲掖廷局博士

大中時存亮人謀殺宣宗季寔直成宣門下入射殺之擢北
衙副使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勝衫給事
今若第過矣樞密使無廳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
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

上性褊急宦官小過輒捶撻皆怨且懼會夜獵還宮與宦官

劉克明田務澄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飲酒酒酣入室更衣

殿上燭忽滅佐明等弑上於室內克明矯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句當軍國事克明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討賊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江王遂立是爲文宗初元和中守澄爲徐州監軍遇翼城醫人鄭注爲煮黃金服一刀圭可愈痿弱重腿之疾能反老成童守澄服之頗效及知樞密薦入禁中穆宗待之亦厚文宗卽位注復得幸依倚守澄大爲姦弊文宗以元和逆黨尙在心常憤惋翰林學士宋申錫嘗獨對請漸除其偏帝用爲宰相謀未果爲注所察守澄令人誣告申錫與漳王謀逆申錫坐貶宰相李逢吉從子

訓與注通俱爲守澄所重複引訓入禁中得幸探知帝旨復
以除宦官謀中帝意帝以訓才辯縱橫用爲侍講學士時仇
士良有翬上功爲守澄所抑訓奏用士良爲左軍中尉守澄
不悅太和元年帝令內養李好古齎酖賜守澄祕不發守澄
死其弟守涓爲徐州監軍召還至中牟誅之通鑑紀事太和二年上親策太和
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將杜
舉試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柰
何以喪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
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關寺持廢立之
權臣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
下出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昔秦亡於疆暴漢亡於微弱則政刑
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敬宗皇帝不
與亡秦之禍不翦其萌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誠能
日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
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夏官
六典直書

不知兵權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
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
一陷軍門視農夫如草芥羈絏藩臣干陵宰輔墮裂王度汨
亂朝經有祿茲觀變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又曰臣非不知
言發而禍應葢痛社稷之危生民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
下一命之寵哉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贊策皆歎服而畏宦
官不訓謀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宏志
大盈庫使宋守義挾帝還宮王涯舒元興已就縛士良脅辱
令自承反因縱兵捕無輕重悉斃事平加特進右驍衛大將
軍宏志右衛上將軍兼中衛守義右領軍衛上將軍李石輔
政士良與論議數屈忌之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
懼辭位士良益無憚澤潞劉從諫上書言王涯等八人宿儒
大臣何苦而反今名曰逆賊含憤九泉天下義夫節士誰肯
與陛下共治耶以訓丁秘書遣部將陳季卿以聞季卿至會

石遇盜京師擾疑不敢進從諫大怒殺季卿騰書於朝又言
臣與訓詁注以注本宦豎所提挈今四方共傳宰相欲除內
官而兩軍中尉妄相殺戮謂爲反逆有如大臣挾無將之謀
自宜執付有司安有縱俘劫橫尸闕下哉臣欲面陳恐橫遭
戮害謹修封疆繕甲兵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士
良沮恐進從諫檢校司徒從諫知可動復言臣所陳繫國大
體可聽則宜洗宥涯等罪不可聽則賞不宜妄出累上書暴
士良等罪帝雖不能去然倚其言差自強開成四年召宰相
見延英退坐思政殿顧左右曰所直學士謂誰曰周墀也召
主帝曰朕何如主與周赧漢獻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之德成
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獻受制強臣今朕受

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後不復朝至大漸云武宗之
立士良有援立功而帝明斷內嫌之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
會昌二年上尊號士良宣言宰相作赦書減禁軍縑糧芻菽
兩軍曰審有是樓前可爭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
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爾渠敢是士乃帖然士良惶惑不自
安明年罷爲內侍監固請老詔可尋卒士良之老中人送還
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眾唯唯士良曰天子
不可一暇暇必觀書見儒臣納諫智深慮遠吾屬恩且薄
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貨財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
其心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閑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
焉往哉眾再拜士良死之明年有發其家藏兵數千物詔削

官爵籍其家始士良宏志屢謀欲廢帝崔慎由爲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祕殿見士良等坐堂上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雖死不承命士良默然久乃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俯首旣而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將沒授其子肩故肩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宏志云宣宗卽位諸道歲進閩兒號私白閩嶺最多後皆任事時謂閩爲中官區藪僖宗初爲王與田令孜同臥起及卽位政事一以委之時國用耗盡令孜勸帝籍京師兩市蕃旅華商寶貨舉送內庫來

六典通考

卷五十五

三

訴者皆杖死令孜知帝不足憚則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既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左拾遺侯昌言言暨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宰相盧攜素事令孜每建白必阿邑黃巢陷東都令孜奉帝西幸至咸陽沙野軍十餘騎呼曰乘輿今西秦中父老何望願還宮令孜叱之以羽林白馬載帝馳舍駱谷時陳敬瑄節度西川令孜兄也故請帝幸蜀至成都帝見蜀陿陋稍鬱鬱時時北望流涕令孜伺閒開釋呼萬歲初成都募陳許兵三千服黃帽名黃頭軍以捍蠻帝至賞勞將士不及黃頭軍皆竊怨令孜令孜置酒會諸將以黃金尊行酒卽賜之黃頭將郭琪不肯飲曰軍容能易偏惠均眾士誠大願也令孜怒密以酖注酒中琪飲已馳歸殺一

婢吮血得解因夜燒營剽城邑帝聞變與令孜保東城自守
羣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曰黃頭亂火
照前殿陛下惟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羣臣陛下
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盡忠於南司廷臣豈無
用於敕使文宗時宮中災左右巡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天
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羣臣百官棄若路人疏入令孜匿不
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沈於驀頤津賊平令孜
以王鐸儒臣無功而首謀召沙陀者楊復光也舊書中和元年復光充天
下兵馬都監王重榮爲東面招討使二年七月至河中賊將
宋溫守同州復光遣使諭之溫以所部降時賊將李翔守華
州巢寇益盛王重榮憂之謂復光曰臣賊則負國拒戰則兵
微成敗未可知也復光曰雁門李僕射以雄武振北陸自播
遷以來徵兵未至者蓋太原阻路也如以朝旨諭鄭公詔到
其軍必至重榮曰善王鐸遣使奉墨詔之太原太原以兵從

之及收京城復光功烈居多復光善撫士卒死之日欲歸重軍中慟哭累日身後平賊立功者多復光部下故將欲歸重北司故罷鐸都統以復光功第一又忌復光偃已故薄其賞會復光死卽罷復恭樞密使中人曹知慙者頗沈驚不屈賊教士卒變衣服言語與賊類者夜入長安攻賊營賊大懼帝聞賜金紫擢內常侍聞帝將還因大言我且擁眾大散關下閔羣臣可歸者納之令攷密令王行瑜以邠州兵度嵯峨山襲殺其眾由是益自肆帝以其專語左右輒流涕復光部將王建等率義勇四軍迎帝西縣令攷授以諸衛將軍因養爲子別募神策新軍以千人爲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爲十軍統之又覘諸鎮不附己者以罪除徙養子匡祐宣慰河中王重榮厚爲禮匡祐慨甚舉軍怒重榮因數令攷罪責其無禮

監軍和解乃去匡祐還訴令孜且勸圖之令孜白以兩鹽池歸鹽鐵使卽自兼兩池榷鹽使重榮不奉詔表暴令孜十罪令孜自將討重榮重榮說太原李克用連和克用上書請誅令孜帝和解之不從大戰沙苑王師敗克用偪京師令孜計窮乃焚坊市劫帝夜啟開遠門出奔王建以義勇四軍扈帝夜亂半水遂次陳倉令孜請帝幸興元不從遂以兵入寢殿偪帝夜出宰相蕭遘等皆不及從帝次梁洋稍引而南令孜懼人圖己蒙面以行使王建長劒五百清道囊傳國璽授之次大散關道險澀帝危及難數矣乃走他道僅能至興元重榮表誅令孜安慰羣臣詔以令孜爲劒南監軍使畱不去重榮請幸河中令孜沮而止宰相率羣臣表令孜顓國煽禍請

誅之帝不及省且詔重榮餉糧十五萬斛給行在重榮以令
孜在不奉命始帝入蜀諸王徒步從壽王至斜谷不能進令
孜驅使前王謝足且拘得馬可濟令孜怒扶王彊之行王恥
之及帝病中外屬壽王令孜自署劍南監軍使馳入帝都固
表解官詔削官爵長流儋州然猶依敬瑄不行王卽位是爲
昭宗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出王建爲璧州刺史置永平軍
拜建節度使令孜謀與建連衡書召建至復卻之建怒進圍
成都令孜登城謝建曰久相厚何見困答曰父自絕朝廷苟
改圖父子如初令孜夜負印節授建明日入成都囚令孜碧
雞坊始右神策統軍宋文通爲諸軍所疾令孜召見養爲子
名彥實卽李茂貞也故獨上書雪其罪詔爲湖南監軍凡三

歲與敬道同日死臨刑裂帛爲縵授行刑者曰吾嘗位十軍
容殺我庸有禮因教縊人法旣死而色不變復恭旣立昭宗
有功賜鐵券稍攘朝政宰相韋昭度等爲帝言大中故事抑
宦官帝亦厭復恭橫恣王瓌者惠安太后弟求節度使帝問
復恭對曰后族不可封拜帝乃止瓌聞怒甚見復恭詬辱之
遂居中任事復恭不欲分己權白爲黔南節度使道興元陰
勒利州刺史覆瓌舟於江帝知復恭謀深銜之復恭以諸子
爲州刺史號外宅郎君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守立爲天威
軍使勇武冠軍帝欲斥復恭懼爲亂乃召守立入見賜姓名
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與復恭爭恨相中傷復恭常肩輿抵
太極殿宰相對延英論叛臣事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

帝矍然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而肩輿至前殿廣樹不
逞皆姓楊非反耶復恭曰欲收士心輔天子帝曰誠欲收士
心胡不假李姓乎復恭無以對會緯出守江陵使人劫之長
樂坡斬其旌節貲貯皆盡緯僅免復恭乞致仕詔可遣腹心
殺使者於道遁居商山俄入居昭化坊第假子守信爲玉山
軍使時候復恭於其第或誣告與復恭謀亂詔李順節率禁
軍攻之守信復恭挈其族出通化門趨興元興元節度使楊
守亮舉兵以討順節爲名天子詔李茂貞王行瑜討之明年
守亮兵敗復恭挈其族將奔太原至乾元縣爲華州兵所獲
執送京師皆梟首於市李茂貞收興元進復恭前後與守亮
私書六十紙內云承天是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不要

進奉吾於荆榛中拔立壽王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既得尊位乃廢定策國老其不遜如是復恭之後宦者西門重遂爲右軍中尉李茂貞初併山南強盛干預朝政宰相杜讓能與重遂等謀誅之爲茂貞所敗重遂被誅乃以內官駱全瓘劉景宣爲左右軍中尉乾寧二年茂貞王行瑜以兵入朝殺宰相覃昭度李谿河東節度使李克用率師討汾岐二帥全瓘與茂貞宿衛將閻圭脅天子幸岐州茂貞誅全瓘閻圭以自解新書克用率師討茂貞同州節度使王行寔奔京師謂景宣等曰沙陀十萬至矣請奉天子出幸避其鋒景宣方與茂貞時故全瓘脅帝行寔及景宣子繼晟縱火剽東市帝登承天門矢著樓閣帝懼暮出沙城徙駐石門昭宗幸華州宦官稍微及還宮內官景務修宋道弼復專國政宰相崔胤深惡之王博懼危時事嘗奏曰今中官怙寵道路目

之然未能卒改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之肩知博所奏頗銜之他日見上曰王博姦邪不可在相位二年貶官賜死道弼務修亦賜死以劉季述王奉先爲兩軍中尉季述矯詔以皇太子監國廢昭宗居東內奪傳國寶授太子昭宗以何皇后宮嬪數人隨行幽於東宮季述手持銀撾畫地數上罪狀云某時某事不從我其悖逆如此乃令李師虔以兵圍之鎔錫錮其屬鑄時方凝冽嬪御無被哭聲聞於外穴牆通食者兩月季述等誅戮立威夜鞭笞畫出尸十輩殺帝弟睦王師虔尤苛察左右出入搜索帝衣畫服夜浣至紙筆銅鐵疑作詔書兵器皆不與肩告難於朱全忠使以兵除君側全忠封肩書與季述季述以責肩肩曰姦人僞書季述易之不與盟肩

謝全忠曰左軍與肩盟不相害然僕歸心於公并送二侍兒
全忠得書曰季述使我爲兩面人李振言於全忠曰閹奴幽
劫天子公不討無以令諸侯乃遣振至京師與肩謀是時季
述欲盡誅百官乃弑帝都將孫德昭董從實盜沒錢五千緡
奉先眾辱之連株甚眾肩聞其不逞曰能殺兩中尉迎太上
皇而立大功何小罪足羞遣客密告德昭割帶內密丸通意
十二月晦伏士安福門待旦仲先乘肩輿造朝德昭等劫之
斬東宮門外叩少陽院呼曰逆賊斬矣擲奉先頭以進宮人
毀扉出御長樂門承誨馳入左軍執季述彥範至樓前肩先
戒京兆尹鄭元規集萬人持大梃帝詰季述未已萬梃皆進
二人同死梃下兩軍支黨死者數十人齊僇死井中出其尸

斬之季述等夷三族以全誨爲左神策中尉彥弘爲右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肩怒約鄭元規遣人狙殺之不克全誨等諷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筠繼徽總之肩亦諷朱全忠內兵三千居南司以婁敬思領之

肩請盡誅中官全誨彥弘見帝祈哀帝知

左右滿言詔載封奏事官人更求麗妹知書者數十人侍帝爲內訶肩謀多露

全忠取同州全誨等

泣奏曰臣不忍見高祖天下移他姓願至鳳翔合義兵討元

惡帝未許方在乞巧樓全誨急卽火其下帝降樓乃決西幸

彥弼等以帝未卽駕禁索苛亟帝與后相視泣全誨偪帝出

惟皇后諸王數百騎爲衛帝繡袍金帽以右神策軍從全誨

等遂火宮城繼誨彥弼欲劫百官從天子李德昭等按兵衛

之乃得免帝召茂貞全誨彥弼及宰相議和已決中官復沮

罷他日帝召茂貞等曰十六宅諸王日奏餒死者十三至公主夫人皆聞日食今又將竭柰何皆不敢對有衛士十餘人叩左銀臺門遮全誨罵曰破一州餓死者十萬徒以軍容數人耳全誨詣茂貞叩頭訴茂貞謝曰士伍亦何知復訴於帝帝不許李繼昭見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驃騎復破吾族乎罵之乃出降宦豎數傳援軍至百姓笑曰給我乎全誨等素譎險爲全忠胤所憚請先殺之以迎天子帝旣惡宦人脅遷而茂貞又其黨乃定計歸全忠三年正月詔崔構挾中人郭遵誨往又命宮人寵顏馳見全忠諭密旨乃以蔣元暉入衛二日茂貞獨見至日盱全誨彥弘恨甚逮食不能捉匕帝召韓偓執手涕泗曰今先去四大惡餘以次誅矣

於是內養八輩候廷中授命每二輩以衛士十人取一首俄而全誨彥弘易簡敬容皆死繼筠繼誨彥昭皆伏誅是夜誅內諸司使聿處廷等二十二人全忠迎駕還長安崔胤爲相奏曰高祖太宗時無內官典軍旅自天寶以後宦官寢盛貞元元和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使衛從令宦官主之唯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參掌樞密內務百司皆歸宦者大則傾覆朝政小則搆肩藩方此不翦其本根終爲國之蠹賊內諸司使務宦官主者望一切罷之諸道監軍使竝追赴闕廷於是詔第五可範以下竝賜死諸道監軍使及管內居停內使隨處誅夷準故事量畱三十人賜黃絹衫一領不得養男其左右神策軍竝停廢是日諸司宦官三百餘人皆斬於內侍

省宮人宋柔等兩街僧道與內官相善者竝笞死自是京城無宦官而全忠之勢遂張唐遂以亡

論曰漢之武帝唐之元宗皆號爲英哲之主然宦官竊柄實萌芽於其朝豈所謂聰明蔽於私愛溺惑而不能振者與夫文移章奏者四方所以進達於其上凡民之利病官之用舍皆於是係焉古者以宰夫御僕分掌其事而專決之於冢宰至二主一以委諸奄豎之手威權旣失綱紀斯替故戚畹豪貴甘附子姓之列方鎮元戎類緣賄賂以進帝居雖尊僅同守府積玩致驕漸萌異圖是以元振輔國之流凌侮君父動搖宮寢雖其後身首異處而曾不足償其辜也猾虜外驚乘輿數遷而魚

朝恩遂借其資以奪北軍之權自是而後威擅天下宰相之進退任其喜怒天子之廢立在其掌握憲敬遇弒而崩文宗邑邑成疾僖皇偏辱昭后幽囚天假巨盜之手盡其種類而殲夷之而唐室亦遂以亡蘇子瞻喻之以癰癘謂癘去而人必死豈不信哉總漢唐敗亡之轍大約相同始之以專政終之以握兵自古兵歸宦人其國未有能存者也觀劉蕡對策之言往復深切雖賈生劉向無以過厄於羣小一第淹蹇而當時士大夫已譁然歎其屈況於千載之後讀其書而想見其人者乎

梁太祖誅唐宦者七百餘人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

北夢瑣言

符後宮嬖皆以本圍頭自是四方效之唯內官各自出據匠人曰斬軍容頭特進頭至是果驗

而宦者多

爲諸鎮藏匿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後唐莊宗立詔訪求故唐時宦者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初莊宗將卽位於魏州宦者張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恥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凶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誰與王爭臣唐家一老奴耳願見大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

聽承業仰天大哭曰吾王誤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
莊宗乃用張居翰爲樞密使其後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
未至莊宗遣人詔殺之詔書誅衍一行居翰以爲殺降不祥
乃以詔傳柱揩去行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
餘人皆獲免是時宣徽使馬紹宏頗見信用誣殺大臣黷貨
專威以取怨於天下紹宏初與孟知祥同爲中門使莊宗卽
位復置樞密使紹宏失望常鬱鬱創目於崇韜崇韜並爲
乃置內甸之日令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明宗自鎮州入
覲莊宗疑其有異志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
自魏而反禍由紹宏始郭崇韜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疑之
崇韜之死皆宦者爲之及明宗入立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
之宦者亡竄山谷多削髮爲浮屠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

捕而殺之都亭驛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干政宦者

孟漢卿因以用事

漢卿本鎮州王符小豎明宗即位自諸司使累遷宣徽南院使

秦王入視

明宗疾已革既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乃謀以兵入宮大臣

朱宏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

以兵誅之明宗以此飲恨而終

漢瓊初見秦王權重及挾王淑妃勢傾心事之及朱馮用

事又與之結秦王領兵至天津橋漢瓊先入殿門奏於明宗即自介馬召禁軍秦王既誅漢瓊馳騎召閔帝於鄴閔帝

嗣位加開府儀同三司攝太尉大將軍後閔帝如衛州漢瓊西迎廢帝於潞廢帝

惡而殺之

宋初被廷給事不過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許養子爲後臣僚

家毋私蓄閹人民間有閹童孺爲貨鬻者論死

內侍都知押班不領它職

清化至道後皆內殿崇班以上兼充多至諸司使咸平中徐志通爲溫台等州巡檢坐取李歡男四人爲假子又縱卒略

民家小兒致其母抱兒投海死

太宗以王仁睿典宮闈出納

決杖配澠掃班申詔戒厲之
之命最親近淳化中王繼恩爲昭宣使李順亂成都命率兵
討平之朝議賞功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欲
令宦官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也乃命學士張洎議別立宣
政使序位昭宣使上以授之繼恩握重兵久畱成都專以宴
飲爲務出入奏音樂僕使用事恣橫縱所部剽掠太宗知之
命入內押班衛紹欽同領其事至道二年春布衣韓拱辰上
言繼恩有平賊大功當秉機務今止得防禦使賞甚薄上大
怒以拱辰惑眾杖脊黥面配崖州俄召繼恩太宗崩命與李
神福案行山陵繼恩初事太祖特承恩顧及崩夕太宗在南
府繼恩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自是寵遇莫比士大夫輕薄

好進者從之交往有潘閔者能詩賣藥京師繼恩薦之召見
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還詔書及眞宗初繼恩益豪橫頗
欺罔漏泄機事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絨題往來多請託上惡
其朋結黜爲右監門衛將軍籍沒貲產神福侍眞宗爲崇儀
副使初易黃門之號轉入內黃門都知咸平二年閔兵東郊
以神福爲大內都部署大中祥符初天書降夕神福與劉承
珪鄧永遷李神佑石知顒張景宗藍繼宗同直禁中賜器幣
綰纓初眞宗議封泰山以劉承珪掌發運使會修玉清昭應
宮以承珪爲副使時周懷政亦爲玉清昭應宮都監兼掌景
靈宮會靈觀天禧大禮又爲修奉寶冊都監懷政日侍內廷
權任尤盛附會者頗眾中外帑庫皆得專取多人其家有朱

能者賂懷政親信得見妄談神怪懷政大惑援能至御藥使
領階州刺史遂造作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咎朝臣屢言其妄
眞宗漸疏遠之懷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自禁中出詐稱宣召
入內東門坐別室久之而還四年七月與弟懷信謀潛召客
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閤門祇候楊懷玉會皇城司
期以二十五日竊發殺丁謂等復相寇準奉眞宗爲太上皇
傳位太子前夕崇勳懷吉詣丁謂第密告之翌日入奏眞宗
怒命收懷政鞫訊帝坐承明殿臨問懷政但祈哀而已命斬
於城西普安寺父內殿承制紹忠及懷信並杖配貲產沒官
僕使親從並杖配海島遠州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語之曰
斫頭豎子終累我懷信謂之曰兄前事必敗宜早詣上首實

庶獲輕典及其謀亂又泣拜止之不聽故皆得免死內供奉
官譚元吉高品王得信高班胡允則黃門楊允文與懷政協
同妖妄皆杖配遠州眞宗崩章獻后初臨政丁謂潛結雷允
恭凡機密事令傳達禁中勢橫中外後坐盜金寶賜死籍其
家仁宗初宰相呂夷簡怨郭后因與閹文應相結時楊尙二
美人有寵尙美人於仁宗前語侵后后忿批其頰仁宗自起
救之誤中其頸仁宗大怒文應乘隙遂與謀廢后且勸以爪
痕示執政夷簡因奏仁宗出諫官竟廢后爲淨妃以所居宮
名瑤華皆文應爲之內應也郭后既廢楊尙二美人益寵專
夕仁宗體爲之弊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仁宗厭其煩強
應曰諾文應卽以璫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不肯行文

應罵曰官婢尙何言驅使登車既而仁宗悔廢郭后有復后之意文應大懼會后有小疾挾太醫診視數日乃言后暴崩

實文應爲之也諫官劾其罪請並其子士良出之

仁宗以張惟吉任事

久頗見親待而言帶阿徇張貴妃薨將治喪皇儀殿惟吉日

事干典憲須問宰相而宰相不能執議惟吉深以爲非時

蓋繼宗亦諫謹自持每領職未久輒請罷景福殿置使自大中祥符間至繼宗授者纔三人焉帝欲嗣英宗

任守忠居中建議援立及英宗卽位拜宣慶使語言誕妄交

亂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罪乞斬於都市英宗猶未行

宰相韓琦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

第書之韓公自有說琦坐政事堂立守忠庭下曰汝罪當死

貶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卽日押行

守忠久寵幸用事人不敢言及貶中外快之神宗熙豐之間

銳意邊務以中人李憲爲將屢立戰功時五路出師討夏憲
領熙秦軍復蘭州城之帝詔憲領兵直趨興靈董璲亦稱欲
往已而憲不能至靈州璲失期師無功憲欲以開蘭會邀功
彌責同知樞密院孫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況諸路皆至
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釋弗誅復上再舉之策從之憲督饋
糧言受密詔自都轉運使以下乏軍興者皆聽斬民懲前日
之役皆憚行出錢百緡不能願一夫吏往徧呼輒毆擊解州
至城縣令以督之不能集李舜舉入奏其事乃罷兵舜舉退詣中書
王珪更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畱後無西顧之憂
矣
王珪曰公當國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庭
之任問者代建帳
夏人入蘭州破西關憲以蘭州乃西人必
爭地相羊不進乃增城守塹壁樓櫓明年冬夏人大入圍蘭

州步騎號八十萬糧盡引去又詔憲遣間諭阿里骨結等選騎渡河與賊遇破之坐妄奏功狀罷內省職哲宗立劉摯論憲貪功生事降宣州觀察使摯又論王中正宋用臣石得一與憲爲四凶先是吐蕃圍茂州中正率陝西兵援之自石泉至茂州謂之隴東路羌據有之中正不能討乃言縣至縣與茂道里均而龍安有都巡檢可倚仗請割石泉隸縣而窒其故道從之隴東遂不可得還使熙河經畫鬼章進昭宣使復往鄜延慶經制邊事所過募禁兵願從者將之問罪西夏以中正簽書涇原路經略司事詔五路之師皆會靈州中正失期士卒多死自請罷省職坐貶秩元祐初言者再論其罪貶秩兩等用臣敏給善傳詔令同列悉藉以進權勢振赫元祐

初謫監太平州酒稅得一神宗時管幹皇城司

初蘇利涉嘗幹當皇城司

廟卒還報不皆以聞及石得一代之事無巨細悉

劉摯言其

殘刻縱邏者張弇設網以無爲有朝廷大吏及富家小人飛

語朝上暮入狴犴相顧以目者殆十年坐降左藏庫使初神

宗以高居簡幹當御藥院御史張唐英言其儉巧中丞司馬

光亦言其久處近職罪惡已多願明治其罪以解天下之惑

於是罷爲供備庫使時宣仁皇后聽政陳衍領御藥院其後

出爲眞定路都監御史來之邵言衍在垂簾日怙寵驕肆交

結戚里進退大臣引所私居耳目之地張商英亦論衍交通

宰相衍坐貶監郴州酒稅務已而編管白州徙配朱崖章惇

起獄誣元祐諸大臣云結衍輩謀廢立張士良嘗與衍同在

宣仁后閣自郴州召至使實其說士良言宣仁彌留之際衍
嘗可否二府事及用御寶惇與蔡京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
龍內侍十餘人於外剪除人主腹心意在動搖大逆不道乃
詔處死徽宗立置明金局於杭以供奉官童貫主之貫少出
李憲門蔡京既相策取青唐力薦貫命王厚專圖而貫監其
軍師出復四州擢景福殿使襄州觀察使內侍寄資轉兩使
自茲始累遷武康軍節度使加檢校司空恃功驕恣選將吏
爲捷取中旨不開朝廷政和元年使契丹或言以宦官爲上
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使還請築夏國
山以太尉爲宣撫使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傅涇國公人稱
不爲公相貫爲媼相遣大將劉法取朔方法不可貫偏之

曰君在京師時親授命於王所自言必成功今難之何也法不得已出塞遇伏而死貫隱其敗以捷聞百官皆切齒莫敢言舊制熟羌不授漢官貫故引拔之有至節度使者禁卒逃亡不死得改隸他籍軍政盡壞又造平燕之謀選將卒刻日發會方臘起改江浙淮南宣撫使討平之以復燕山功加封徐豫兩國宣和七年封廣陽郡王金人遣使告興兵貫厚禮之使者勸貫速割兩河以謝貫氣褊不能應謀遁歸太原守張孝純止之貫怒叱曰宣撫非守土也君畱貫何爲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臨事乃蓄縮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子乎貫入都欽宗已受禪以貫爲東京畱守不受命而奉上皇南巡貫在西邊募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擁之自隨

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使親軍射之中矢踣者百餘人道路流涕議者譙起乃貶左衛上將軍竄之英州吉陽軍行未至詔數其十大罪命監察御史張徵莅斬之函首梟於都市貫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於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劾動息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劾遂死貫狀魁梧頤下須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閭人餉結內左右婦寺讐言日間寵煽翕赫岳牧輔弼多出其門廝養僕圉官諸使者數百輩窮姦稔禍雖趙醢不償責也初崇寧中楊戩有寵勢與梁師成埒由檢校少保至太傅謀撼東宮有杜公才者獻策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於汝州浸淫於京東西淮西北括廢

地及淤流之處皆勸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
號爲西城所築山濼古鉅野澤縣互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
蒲魚之利立租算船納置犯者盜執之一邑率於常賦外增
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比不得免擢公才爲觀察使宣
和三年歲死而李彥繼其職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凡民間
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爲天荒括爲公田焚民故券使
田主輸租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民不勝忿痛前執政
寇帶操笏迎謁馬首賓客徑趨謁舍不敢對之上馬發物供
奉大抵類朱勗凡竹數竿用一大車牛驢數十頭皆責辦於
民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輾輒間如龍麟薜荔一本輦
致之費踰百萬潁昌兵馬鈐轄范寥不爲取竹誣刊蘇軾詩

文於石爲十惡令勒停當時謂朱勔結怨於東南李彥結怨於西北靖康初削官賜死籍其家梁師成者善逢迎希恩寵帝以隸人畜之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自言蘇軾出子時天下禁誦軾文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文乃稍出王黼父事之蔡京亦諂附焉人目爲隱相黼造謀伐燕師成薦譚稹爲宣撫燕山平策勳進少保人士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爲名令赴廷試唱第日侍帝前囁嚅升降其小吏儲宏亦豫科甲而執廝養之役李彥括民田所至偃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於帝師成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言者懼而止家居與黼鄰帝幸黼第見其交通狀怒朱勔乘隙攻之帝罷黼相師成益絀欽宗立師

成畱京師太學生陳東布衣張炳疏其罪指爲李輔國且言
宦官表裏相應變恐不測帝迫於公議詔暴其罪實爲彰化
軍節度副使次八角鎮縊殺之

六典通考卷五十六

湖西閻鎮珩輯

奄寺考

歷代奄寺

高宗卽位藍珪康履俱恃舊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劉光世等多曲意事之詔內侍不許與統兵官相見履無所忌憚與內侍曾擇凌忽諸將或跼坐洗足立諸將於左右俄遷內侍省押班金州觀察使帝在揚州金兵卒至從行者惟履等五六人及幸浙道吳江其黨競以射鳥爲樂比至杭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遮道統制苗傅等切齒曰此輩使天子至此猶敢爾邪傅募客王世修亦疾中官恣橫以告武功大夫劉正彥六典通考卷五十六

正彥曰會當共除之王淵躋樞筦正彥以爲由宦者所薦愈不平謀遂決伏兵斬淵遣兵圍履家分捕中官凡無鬚者皆殺之履馳入白帝傳等至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凡中官所主者皆得美官王淵遇賊不戰交康履得樞密中官在外者已誅更乞康履藍珪曾擇等誅之以謝三軍帝不忍除傳等官以安之傳等曰欲遷官第須控兩匹馬與內侍何必至此時希孟曰中官爲患至此極矣不除之天下之患未已遣人執履至履望帝呼曰大家何獨殺臣遂以付傳卽腰斬之梟其首畱內侍十五人奉左右尋捕珪擇等皆編置遠州擇昭州行一程追斬之傳等誅召珪等還中書舍人季陵言中官復召其黨與相賀氣益張中外切齒不報

宋史有與履同姓者名請爲內

侍省押班亦親信用事嘗漏泄禁中語劉光遠被劾同時馮益
劾諸與內侍陳永錫受其金力爲營救言官劾之
幹辦皇城司恃舊恩驕恣帝用侍御史常同言詔皇城司並
隸臺察益言非祖宗舊制帝爲追寢前詔內廢舊有駢驥院
官益請別置御馬院自領其事又擅穿皇城便門趙鼎等皆
患之會劉豫揭榜山東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語張
俊請斬益以釋謗帝不許鼎言事關國體當解官加罰先是
僞柔福帝姬之來自稱爲王貴妃季女帝遣益驗視益爲所
詐遂以眞告事覺益坐送昭州編管初帝將卽位元祐太后
遣邵成章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從幸揚州金人掠陝西京東
諸郡羣盜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匿不以聞成章上疏條具
潛善伯彥之罪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久之帝思成章忠直

召赴行在其徒忌之譖於帝曰邵九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於洪州金人聞其名求得之謂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吾主可坐享富貴成章不應脅之亦不從金人曰忠臣也吾不忍殺遣之金帛而去當紹興間張去爲與秦檜王繼先俱用事金兵將至遣使來出慢言相懼去爲陰沮用兵進幸蜀之計侍御史杜莘老乞斬去爲以作士氣先是去爲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髡其頂髮都人駭之莘老復劾其罪帝不得已令去爲致仕孝宗乾道中甘昇親信用事時留觀以使弼領京祠王抃以知閤門兼樞密都承旨昇爲入內押班相與盤結士大夫無恥者爭附之朱熹力言之帝曰昇乃德壽宮所薦謂有才耳熹曰姦人無才何以動人主昇用事二十年招權

市貲黃由對策亦頗及之後帝察其姦抵罪籍其資淳熙中
陳源頗有寵帶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言內侍不當干
軍政遂罷源恃恩頌恣本宮書史徐彥通者爲源掌家事不
數歲官至經武大夫甄士昌源廝役也工理髮奏補承信郎
又補臨安府都吏李庚以宮使窺伺府事孝宗聞而惡之後
謫建州居住籍其貲嘉王卽位王德謙爲內侍省押班驕恣
踰法服食擬乘輿出入或以導駕鐙籠自奉爲人求官職巨
萬泄其事者禍立至中書舍人吳宗旦事之謹德謙求爲節
度使先薦宗旦爲刑部侍郎直學士院將使草麻宗旦先備
草引天寶同光爲比參政何澹不肯署宰相京鏜復以爲言
命遂寢韓侂冑與德謙爭用事德謙屢以計勝侂冑擠之詔

與外祠尋臨安尹劾其賊濫僭擬臺諫復言其姦詭德謙遂坐廢斥以死初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樞密趙汝愚等請建儲以安人心汝愚遣戚里韓侂冑因內侍張宗尹以禪位奏太皇太后未獲命而侂冑退與閔禮遇禮知其事卽入宮泣告太后以時事可憂狀太后悟命禮傳諭汝愚約明日太后垂簾上其事嘉王遂卽皇帝位除禮入內內侍省都知禮不以功自居乞致仕免推恩皆不許南渡後內侍可稱者惟成章與禮云開慶初元兵駐江上京師大震董宋臣贊帝遷幸寧海軍簽判文天祥上疏乞誅宋臣不報言者論宋臣不置帝卽爲諭解庇之祕書少監湯漢上封事言宋臣十餘年來聲焰薰灼力能去臺諫排大臣至結凶渠以致大禍中外

惶惑切齒而陛下爲之辨明大臣爲之和解此過計也願收還押班等除命疏人不省

論曰宋祖懲唐季之禍制待宦者最嚴及太宗用王繼恩平李順言者稍附會其功欲遂裂土疏爵帝雖抑而不許而朋黨徇私之漸已成焉眞宗好道家言篤信妖書之祥巧佞邪辟因緣干進是以周懷政倒持大柄乘倦勤之期圖肘腋之變事雖無成而其用心與輔國季述無以異宋之宗社岌岌乎殆哉仁宗恭儉小心最號誼主而廢嫡立庶之謀姦相倡導於外幸奄蠱惑於中其爲盛德之累者多矣神宗以專閫之寄委任李憲橫挑強敵大啟邊隙至於童貫梁師成卒釀靖康播越之

禍考宋世中官爲害始於景德天禧而極於崇甯政宣
之際自括田令行東西二京之人朝夕惴惴不保生業
是以金虜大舉深入循河而北望風響應豈不以小人
貪取無厭而結怨於民心者素深哉南渡區區僅延一
綫而珪履去爲之徒憑穴城社威燄赫濯雖其後或誅
或竄而康邸既其舊寵猶未能秉義以割恩也邵成章
貞志誼行感通朔夷宸聽不聽竟以諧廢終宋一代祇
此一人迹其所蹈殆小雅巷伯之倫乎

遼睿知皇后南征所獲十歲以下兒容貌可觀者近百人載
赴涼陘並闔爲豎王繼恩在焉通書及遼語聖宗親政遷內
庫都提點繼恩不喜權利市書至萬卷每宋使來聘繼恩多

充宣賜使後不知所終統和中趙安仁爲黃門令開泰八年
與李勝哥謀奔南爲游兵所擒初仁德皇后與欽哀有隙欽
哀密令安仁伺皇后動靜仁德皇后威權旣重安仁懼禍復
謀亡歸仁德欲誅之聖宗曰小喜言父母兄弟俱在南朝今
爲思親而亡亦孝子用心赦之重熙初欽哀攝政欲廢帝立
少子重元帝與安仁謀遷太后慶州守陵授安仁左承宣監
門衛大將軍會上思太后親馭奉迎太后責曰汝負萬死我
嘗營救不望汝報何爲離間我母子耶安仁無以答

金置近侍局嘗與政事而宦者少與焉惟掌掖庭宮闈之事
天德三年王光道爲內藏庫使衛愈梁安仁皆以宦官領內
藏海陵謂光道等曰人言宦官不可用然唐莊宗委張承業

以軍竟立大功此中豈無人乎卿等宜悉此意帑藏皆出民
力當糾察姦弊自是宦者始與政而梁琬委任尤重丞相張
浩曲意事之與均禮海陵欲伐宋琬因極言宋劉貴妃絕色
海陵大喜及南征命縣君高師姑兒貯衾褥之新潔者俟得
劉貴妃用之海陵至和州聞琬與宋人交通有狀謂琬曰聞
汝與宋交通傳泄事情汝本奴隸朕拔擢至此乃敢爾邪又
謂校書郎田與信曰爾面目可疑必與琬同謀皆命執於軍
中海陵遇弒二人爲亂軍所殺章宗時梁道勸帝納李妃後
宮宣哀時有宋珪潘守恆珪名乞奴爲內侍殿頭宣宗嘗以
元夕欲觀鐙戲命乞奴監作乞奴諛語云社稷棄之中都南
京作鐙戲何看耶宣宗杖之二十旣而悔之哀宗放鵲後苑

鶴逸去勅近侍追訪之市中一農民臂此鶴近侍不敢言宮中所逸者索之不與予之直乃得哀宗聞欲送其人付有司乞奴諫曰貴畜賤人豈可宣示四方哀宗又杖之尋亦悔賜物慰遣及哀宗至歸德馬軍元帥蒲察官奴爲變殺從官三百餘人珪陰與奉御謀誅官奴并其黨皆殺之蔡城破哀宗自縊珪與完顏斜烈焦春和皆從死守恆知書規益甚多哀宗走歸德道次民家守恆進櫛曰願陛下還宮之日無忘此草廬中更加儉素以濟大業上聞其言咨嗟久之

元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內廷凡飲食冠服書記上所當御者各以其職典之而命四大功臣世爲之長故天子前後左右皆世家大臣子孫而宦官不得竊政於其間世祖平江南

故宋小黃門李邦甯入見因給事內廷見親任武宗立命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邦甯辭曰臣奄腐餘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陛下復欲置臣宰輔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柰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臣不敢奉詔帝大悅大安閣有故篋帝問邦甯此何篋也對曰世祖貯裘帶者臣聞有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朴儉可爲華侈之戒帝命發篋示之歎曰非卿言朕安知之太廟舊嘗遣官行事至是復欲如之邦甯諫曰先朝非不欲親致饗祀以疾廢禮耳今陛下繼成之初宜躬祀太室以成一代之典帝稱善卽日備法駕宿齋宮命邦甯爲大禮使仁宗卽位賜邦甯鈔千錠辭弗受國學將釋奠勅邦甯致祭殿戶方

闕忽大風起殿廡燭盡滅邦甯慚悔累日初仁宗爲皇太弟
邦甯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
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仁宗卽位左右咸請誅
之仁宗曰帝王歷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甯開府
儀同三司爲集賢院大學士保布哈原作朴不花高麗人事順帝
皇后奇氏得幸帝在位久后謀禪位皇太子而使布哈喻意
於丞相太平太平不答旣而太平罷去獨吹斯戢爲丞相時
帝益厭政布哈乘閒用事與吹斯戢爲表裏四方警起將臣
功狀皆抑而不聞氣燄薰灼內外百官趣附者十九御史陳
祖仁連上皇太子書切諫之又上皇帝書言二人亂階禍本
今不芟除後必不利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皇太子言布哈

驕恣無上招權納賄奔競之徒皆出其門駸駸有趙高張讓
田令孜之風眾人所共知獨主上與殿下未之知耳自古宦
者得志未有不爲國家禍者望早賜奏聞投之四夷以快眾
心帝大怒國鳳祖仁等皆左遷時魯達實執其事頗力皇太
子與后惡而譖之帝以魯達實母舅故封爲雍王遣歸國復
以布哈爲集賢院大學士崇正院使魯達實至大同畱博囉
特穆爾軍中吹斯戡保布哈患之遂誣博囉特穆爾與魯達
實謀不軌詔削其官使解兵柄歸四川博囉特穆爾怒不奉
詔朝廷畏其彊詔數二人壅蔽之罪屏吹斯戡於嶺北竄保
布哈於甘肅然皆畱京城不行未幾博囉特穆爾遣其將以
兵向闕言必得吹斯戡保布哈兵乃退帝不得已執兩人畱

之保布哈達爲所殺

明初置內使御用二監令丞洪武六年置紀事司以宦者張翊爲司正專糾內官失儀及不法者末年頒祖訓定爲十二監曰神宮尙寶孝陵神宮尙膳尙衣司設內官司禮御馬印綬直殿都知司二曰鐘鼓惜薪局庫九曰兵仗局內織染局針工局巾帽局司苑局酒醋麵局內承運庫司鑰庫內府供用庫又置銀作局各立使副領之太祖嘗謂侍臣曰朕觀周禮奄寺不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此曹止可供灑掃給使令毋令過多又言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用爲耳目則耳目蔽用爲心腹則心腹病馭之當使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故定制內侍毋許識字不得兼外臣文武

銜及御外臣冠服官無過四品月米一石衣食於內庭嘗鑄鐵牌置宮門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敕諸司不得與文移往來有老閹供事久一日從容語及政事帝大怒卽日斥還鄉嘗用杜安道爲御用監帷幄計議皆與知性縝密不泄過諸大臣前一揖而退太祖愛之然亡他寵異有趙成者以內侍使河州市馬而司禮監慶童等亦以市馬出然不敢有所干竊建文帝嗣位御內臣益嚴詔出外稍不法許有司械聞及燕師偏江北內臣多逃入其軍漏朝廷虛實文皇以爲忠已而狗兒輩復以軍功得幸遂多委任永樂元年內官監李興奉敕往勞暹羅國王三年命鄭和率兵二萬行賞西洋古里滿刺諸國世所稱三保太監者也八年勅王安陸都

督譚青等軍又命馬靖鎮甘肅馬騏鎮交趾李達使西域迤

北則海童西番則侯顯十八年置東廠令刺事宦官專斷蓋

自此始

明職官志洪武二十五年命尋慶童往河州敕諭茶馬中官奉使已自此始成祖嘗云朕一遵太祖訓無

御寶文書即一軍一民中官不得擅調發有私役應天工匠者立命錦衣逮治願中官四出實始永樂時及洪熙

元年以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敕王安鎮守甘肅而各

省鎮皆設鎮守矣宣德四年特設文書房命大學士陳山專

授小內使書用是多通文墨委寄益重然犯法輒置極典時

袁琦令阮巨隊等出外採辦琦磔死巨隊等皆斬裴可烈不

法立誅之中官以是不敢肆及英宗立年少王振狡黠得帝

懽遂越金英等數人掌司禮監

宣德七年賜金英及范弘免死正統十四年夏旱命英理

刑部都察院獄囚築壇大理寺金英張黃蓋中坐導帝用重

尚書以下左右列坐自是六年一審錄制皆如此

典御下防大臣欺蔽於是大臣下獄者不絕侍講劉球因雷震上言陳得失語刺振振下球獄使指揮馬順支解之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時勉素不禮振振撫他事陷瑄幾死時勉至荷校國子監門御史李鐸遇振不跪謫戍鐵嶺衛駙馬都尉石璟詈其家奄振惡賤己同類下璟獄怒霸州知州張需禁飭牧馬校卒逮之並坐需舉主王鐸又械戶部尙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瑋於長安門所忤恨輒加罪謫內侍張環顧忠錦衣衛卒王永心不平以匿名書暴振罪狀事發磔於市不覆奏帝方傾心嚮振常以先生呼之公侯勛戚呼曰翁父畏禍者爭附振免死賕賂輳集工部郎中王祐以善諂擢本部侍郎兵部尙書徐晞等多至屈膝其從子山林至廕都督

指揮私黨馬順郭敬陳官唐童等並肆行無忌久之搆擊瓦刺振遂敗瓦刺者元裔也十四年其太師也先貢馬振減其直使者悲而去秋七月也先大舉入寇振挾帝親征廷臣交諫弗聽至宣府大風雨復有諫者振益虢怒成國公朱勇等白事咸膝行進尚書鄺埜王佐忤振意罰跪草中其黨欽天監正彭德清以天象諫振終弗從八月己酉帝駐大同振益欲北鎮守太監郭敬以敵勢告振始懼班師至雙寨雨甚振初議道紫荆關由蔚州邀帝幸其第既恐蹂鄉稼後改道宣府軍士紆迴奔走壬戌始次土木瓦刺兵追至師大潰帝蒙塵振乃爲亂兵所殺敗報聞百官慟哭都御史陳鑑等廷奏振罪給事中王竑等立擊殺馬順及王毛一中官邸王命鸞

王山於市並振黨誅之振族無少長皆斬振擅權七年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他珍玩無算英宗復位振門下曹吉祥以奪門功遷司禮太監總督三大營嗣子欽官都督封昭武伯門下廝養冒官者千百人朝士有依附希進者權勢與石亨埒未幾二人爭寵有隙御史楊瑄張鵬劾之吉祥乃復與亨合乘間懇帝帝下瑄等詔獄而逮治閣臣徐有貞李賢等承天門災帝命閣臣岳正草罪己詔語激切吉祥亨復懇正謗訕帝又謫正久之帝稍覺其姦及李賢言奪門非是始大悟疏吉祥無何石亨敗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欽問客馮益曰古有宦官子弟爲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欽大喜天順五年七月欽私

掠家人曹福來爲言官所劾帝命錦衣指揮遂杲按之降敕諭羣臣欽驚曰前降敕遂捕石將軍今復爾殆矣謀遂決時甘涼告警帝令懷寧侯孫鏜西征未發吉祥謀以庚子昧爽令欽擁兵入而已以禁兵應之因召諸達官夜飲達官馬亮恐事敗逸出走告泰順侯吳瑾瑾趣孫鏜由長安門隙投疏入帝急繫吉祥於內而敕皇城及九門皆閉欽中夜馳往遂杲家殺杲斫傷李賢於朝房以杲頭示賢曰杲激我也又殺都御史寇深攻東西長安門不得入縱火鏜遣二子召西征軍擊欽欽先攻東長安門道殺瑾復縱火燬門火熾賊不得入天漸曙欽黨稍稍散去鏜勒兵逐欽斬鉉鐸欽走突安定諸門門盡閉奔歸家拒戰會大雨如注鏜督諸軍大呼入欽

投井死盡屠其家越三日磔吉祥於市黨皆伏誅英宗始任王振繼任吉祥凡兩致亂云成化初御馬監太監汪直用事帝設西廠以直領之列官校刺事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鬪鬻雞狗瑣事輒寘重法人情大擾直每出隨從甚眾公卿皆避道兵部尙書項忠不避迫辱之大學士商輅與萬安劉珝奏其狀帝震怒命懷恩覃吉黃高至閣下厲色傳旨言疏出誰意輅口數直罪因言臣等同心爲國除害慷慨泣下恩據實以奏頃之傳旨慰勞翼日尙書忠及諸大臣疏亦入帝不得已罷西廠使懷恩數直罪而宥之令歸御馬監調韋瑛邊衛中外大悅然帝眷直不衰御史戴縉窺帝旨盛稱直功詔復開西廠直燄愈熾未幾令東廠

官校誣奏項忠且諷言官論忠違法帝令三法司錦衣衛會問勒忠爲民而左都御史方賓亦失直旨褫職大學士輅罷去一時九卿尙書劾罷者數十人以所善王越爲兵部尙書兼左都御史陳鉞爲右都御史巡撫遼東十五年秋詔直巡邊率飛騎日馳數百里御史主事等官迎拜馬前箠撻守令各邊都御史畏直服褻鞚迎謁至遼東陳鉞郊迎廚傳尤盛惟河南巡撫秦紘與直抗禮而密奏直擾民帝弗省兵部侍郎馬文升方撫諭遼東直至不爲禮又輕鉞被陷坐戍直年少喜兵陳鉞諷直征伏當加立邊功直用撫寧侯朱永總兵而自監其軍師還鉞晉右都御史直加祿米又用王越言詐稱亦思馬因犯邊詔永同鉞西討直爲監軍再加祿米遼東

巡按強珍發鉞姦狀直右鉞謫珍於是惡直者指王陳爲二鉞一日優人於帝前爲醉者謾罵狀人言駕至謾如故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人但知汪太監又爲直狀操兩鉞趨帝前人問之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鉞帝忻然而笑會東廠尙銘獲賊得厚賞直忌之且怒銘不告銘懼廉得所洩禁中祕語奏之盡發王越交通不法事帝始疏直十七年秋命直偕越往宣府禦敵敵退徙鎮大同給事御史交章奏其苛擾大同巡撫郭鏗復言直與總兵許甯不和恐誤邊事帝乃調直南京御馬監罷西廠尋降直奉御褫逐其黨王越戴縉吳綬等陳鉞已致仕不問聿瑛後坐他事誅然直竟良死懷恩高密人憲宗朝掌司禮監時梁芳聿興等用

事恩班在前忠鯁爲諸奄所憚會星變罷諸傳奉官御馬監王敏請西馬房傳奉者恩聞大罵曰星變專爲我曹壞國政今甫欲正之又爲汝壞天雷擊汝矣敏愧恨死進寶石者章瑾求爲錦衣衛鎮撫恩不可尙書王恕以直諫名恩每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憲宗末惑萬貴妃言欲易太子恩固爭帝不懌斥居鳳陽孝宗立召歸仍掌司禮監勸帝逐萬安用王恕正人策進恩力也同時覃吉以老奄侍太子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憲宗賜太子莊田吉勸毋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從內侍讀佛經吉入太子驚曰老伴來矣亟手孝經吉跪曰太子誦佛書乎曰無有孝經耳吉頓首曰佛書誕不可信也弘治世君德清明吉有力焉梁芳者憲宗內

侍也貪佞與聿興比妖人李孜省僧繼曉由芳進共爲姦利
取中旨授官數千人名傳奉官有白衣蠟至太僕卿者陝西
巡撫鄭時論芳被黜陝民哭送之帝聞頗悔斥傳奉官十人
繫六人獄久之帝視內帑金七窖俱盡謂芳及聿興曰糜費
帑藏實由汝二人興不敢對芳曰建顯靈宮及諸祠廟爲陛
下祈萬年福耳帝不懌芳懼遂說貴妃勸帝廢太子而立興
王會泰山累震占者言應在東朝帝懼乃止孝宗立謫芳居
南京尋下獄興亦斥退弘治初何鼎爲長隨疏請革傳奉官
爲儕輩所忌又奏壽寧侯張鶴齡兄弟大不敬無人臣禮皇
后激帝怒下鼎獄問主使爲誰曰孔子孟子后竟使太監李
廣杖殺之時中官出鎮者福建鄧源浙江麥秀河南藍忠宣

府劉清皆廉潔愛民而司禮太監蕭敬諳習典故帝嘗語劉

大夏曰蕭敬朕所顧問然未嘗假以權也獨李廣蔣琮得帝

寵後二人俱敗而敬以壽終武宗卽位劉瑾掌鐘鼓司

瑾本談氏

子依中官劉姓者以進冒其姓

與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張永

竝以舊恩得幸人號八虎而瑾尤狡狠日進鷹犬歌戲導帝

微行帝大懼樂之進內官監總督團營孝宗遺詔罷中官監

餉及各城門監局瑾皆格不行而勸帝令內臣鎮守者各貢

萬金奏置皇莊增三百餘所外廷諸大臣連疏請誅瑾帝不

得已使司禮太監陳寬王岳至閣議遣瑾居南京大學士劉

健持不可力欲誅之岳素謇直與太監范亨徐智嫉八人具

以健等語告帝而吏部尙書焦芳馳白瑾瑾大懼夜率永成

等伏帝前環泣帝心動瑾因曰害奴等者王岳岳結閣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鷹犬何損萬幾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是帝大怒立命瑾掌司禮監永成掌東廠大用掌西廠而夜收岳及亨智充南京淨軍瑾勢日益張顓擅威福悉遣黨奄鎮各邊敘大同功擢官校一千五百六十餘人又授錦衣官數百員創用枷法給事中吉時御史王時中郎中劉繹等並撫小過枷斃死始釋而戍之餘枷死者無數府丞周璽五官監侯楊源杖至死源初以星變陳言罪瑾者也瑾奏事必傾帝戲弄時帝厭之麾去曰吾用若何爲乃溷我自此專決不復白寧王宸濠賂瑾求復護衛瑾予之濠反謀遂成瑾不學每批答章奏皆持歸私第與妹婿禮部司務

孫聰華亭大猾張文冕相參決辭率鄙冗焦芳爲潤色之瑾
權擅天下公侯勳戚莫敢鈞禮每私謁相率跪拜章奏先具
紅揭投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皆稱劉太監而不
名都察院奏讞誤名瑾瑾怒詈之都御史屠滸率屬跪謝乃
已二年夏御道有匿名書詆瑾行事瑾矯旨召百官跪奉天
門下詰責日暮收五品以下官下獄明日大學士李東陽申
救瑾亦微聞此書乃內臣所爲始釋諸臣而主事何錢順天
推官周臣進士陸伸已暈死是日酷暑太監李榮以冰瓜啗
羣臣瑾惡之太監黃偉挺身自承曰柰何枉累他人瑾怒卽
日勒榮閒住而逐偉南京時東廠西廠緝事人四出道路惶
懼瑾復立內行廠尤酷烈中人以微法無得全者又悉逐京

師客備令寡婦盡嫁喪不葬者焚之輦下洶洶幾致亂都給事中許天錫欲劾瑾懼弗克懷疏自縊瑾故急賄凡入覲出使官皆有厚獻遣給事御史分道盤察劾尚書顧佐伯鍾韓文以下數十人浙江鹽運使楊奇逋課死至鬻其女孫而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彥下獄枷且死李東陽疏救始釋爲民潘希曾等皆杖斥又矯旨籍故都御史錢鉞禮部侍郎黃景尚書秦紘家逮捕一家鄰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時內閣焦芳劉宇吏部尚書張綵兵部尚書曹元錦衣衛指揮楊玉石文義皆爲瑾腹心變更舊制令各巡撫入京受敕輸瑾賂延綏巡撫劉宇不至逮下獄宣府巡撫陸完後至幾得罪旣賂乃令試職視事都指揮以下求遷者瑾第書片

紙曰某授某官兵部卽奉行不敢復奏邊將失律賂入卽不問有反升擢者又遣其黨文邊塞屯地誅求苛刻邊軍不堪焚公廨守臣諭之始定瑾以謝遷故令餘姚人毋授京官以占城國使人亞劉謀逆獄裁江西鄉試額五十名仍禁授京秩瑾又自增陝西鄉試額百名爲芳增河南額九十名以優其鄉士給事中屈銓祭酒王雲鳳請編瑾行事著爲令五年安化王寘鐸反檄數瑾罪瑾始懼匿其檄而起都御史楊一清太監張永爲總督討之初與瑾同爲八虎者當瑾專政所請多不應永怨之瑾又欲逐永永以謫免及永出師還次靈州與一清言欲奏瑾不法事一清曰彼在上左右公言能必人乎不如以計誅之因爲永畫策永大喜

楊一清傳知永與瑾有隙乘間言曰

賴公力定反側然此易除也如國家內患何永曰何謂也一
清促席盡掌作瑾字永難之一清懷慨曰公亦上信臣今功
成奏捷請開論事因發瑾姦極陳海內愁怨懼變起心腹上
英武必聽公誅瑾公益柄用悉矯前弊收天下心呂強張承
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於公必
濟萬一不信公頓首上前泣請死剖心以明不妄土必爲公
動苟得請卽行事毋須臾緩永勃然起曰時瑾兄景祥死京
老奴何惜餘年不以報主哉竟如一清策時瑾兄景祥死京
師籍籍謂瑾將以八月十五日俟百官送葬因作亂適永捷
疏至將以是日獻俘瑾使緩其期欲俟事成並禽永永先期
入獻俘畢帝置酒勞永及夜永出寘鐃檄因奏瑾不法十七
事帝已被酒俛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遂執瑾繫於棖
廠遣官校封其內外私第次日降瑾奉御謫居鳳陽籍其家
得僞璽一穿宮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袞衣玉帶諸違禁物又
所常持扇內藏利匕首二帝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獄獄具詔

磔於市梟其首逆黨皆伏誅廷臣奏瑾所變法吏部二十四
事戶部三十餘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詔悉釐正如舊
制張永欲自封侯爲廷議所格乃辭免恩澤宣王宸濠反帝
南征永率兵先行時王守仁已禽宸濠永以帝意遮守仁欲
縱宸濠於鄱陽湖俟帝至與戰守仁不可至杭州詣永永拒
不見守仁叱門者徑入大呼曰我王守仁也來與公議國家
事何拒我永爲氣懾守仁因言江西荼毒已極王師至亂將
不測永大悟乃曰永來欲保護聖躬耳指江上楫車曰此宜
歸我守仁卽以付永而與永偕還江西時張忠等已至南昌
方窮治逆黨永至促忠同歸江西賴以安忠等屢譖守仁賴
永解獲免世宗立御史蕭淮奏谷大用邱聚輩蠱惑先帝爲

姦並及永詔永閒居張忠霸州人爲御馬太監與司禮張雄東廠張銳並侍豹房號三張忠結大盜張茂爲弟引入豹房侍帝蹴鞠而雄怨其父拒不見同儕勸之乃垂簾杖其父然後相抱泣其無人理如此銳每緝事先令邏卒誘人爲姦乃捕之得賄則釋三人並通宸濠受臧賢錢寧等賄寧王反忠勸帝親征時有吳經者尤親昵從帝至揚州夜燃炬通衢徧入寡婦處女家掠以出號哭震遠近許以金贖貧者多自經武宗崩世宗用御史言三張及經等治罪有差世宗懲正德之禍御近侍甚嚴有罪撻之至死或陳尸示戒張佐鮑忠麥福黃錦輩雖由興邸舊人掌司禮監督東廠然皆謹飭不敢大肆帝又盡撤天下鎮守內臣及典京營倉場者故終嘉靖

朝奄勢少殺穆宗初立李芳以持正見信任奏革上林苑監
增設卑隸減光祿歲增米鹽及工部物料爲同類所嫉而是
時滕祥孟冲陳洪方有寵爭飾奇淫以悅帝意作鼇山燈導
帝爲長夜飲芳切諫帝不悅祥等復媒孽之遂勒芳閒住二
年復杖之下刑部禁錮工部尙書雷禮劾祥傳造採辦器物
及修補壇廟樂器多自加徵糜費巨萬帝不罪祥而令禮致
仕冲傳旨下海戶王印於鎮撫司論戍納輔國將軍縉熾賄
越制得嗣封肅王洪尤貪肆三人所糜國帑無算帝享太廟
三人冠進賢冠服祭服以從爵賞與六卿埒時馮保提督東
廠不悅於帝大學士高拱薦御用監陳洪代保掌司禮監保
嫉之乃與張居正相結會居正亦欲去拱兩人交益固穆宗

得疾保密屬居正豫草遺詔爲拱所見面責居正曰我當國奈何獨與中人具遺詔居正面亦謝過拱益惡保思逐之穆宗崩保矯遺詔與閣臣同受顧命及帝登極保升立御座旁不下舉朝大駭保既掌司禮監又督東廠兼總內外勢益張拱諷給事御史交章數其姦保匿其疏亟與居正定謀遂逐拱去初穆宗崩拱於閣中大慟曰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保譖於后妃曰拱斥太子爲十歲孩子如何作人主后妃大驚太子聞之亦色變慈聖太后遇帝嚴保倚太后挾持帝帝時與小內豎戲見保入輒正襟危坐曰大伴來矣所昵孫海客爲乾清宮管事牌子屢誘帝夜游別宮又數進奇巧物帝深寵幸保白太后召帝切責帝長跪受教惶懼甚保屬居正草

帝罪己詔詞過抱損帝覽之內慚然迫於太后不得不下居正乃上疏切諫又緣保意劾去司禮秉筆孫德秀溫太及掌兵仗局周海由是保所不悅者斥退殆盡錦衣指揮徐爵內官張大受爲保居正交關語言且數用計使兩人相疑旋復相好兩人皆在爵術中大臣亦多與通爵夜至禁門守衛者不敢詰居正之奪情及杖吳中行等保有力焉已而居正死其黨益結保自固居正遺疏薦其座主潘晟入閣保卽遣官召之臺臣言其不可用晟中途疏辭內閣張四維擬旨允之保時病起詰曰我小恙遽無我耶皇太子生保欲封伯爵四維以無故事難之擬廕弟姪一人都督僉事保怒曰爾由誰得今日負我御史郭惟賢請召用吳中行等保責其黨護謫

之吏部尚書王國光罷保輒用其鄉人梁夢龍代時太后久
歸政保失所倚帝又積怒保東宮舊奄張鯨張誠陳其過惡
請令閒住帝曰若大伴上殿來朕柰何鯨曰既有旨安敢復
入會御史李植等彈章入遂謫保奉御南京安置久之乃死
張鯨太監張宏名下也內豎初入宮必投一既譖逐保宏遂
掌司禮監而鯨掌東廠宏卒張誠代之久之誠以聯姻武清
侯擅作威福降奉御司香孝陵籍其家鯨在東廠兼掌內府
供用庫印其用事司房邢尚智招權受賄御史何出光劾鯨
及其黨鴻臚序班尚智與錦衣都督劉守有相倚爲姦罪當
死者八尚智守有坐削職餘黨法司提問法司奏鯨等贓罪
尚智論死鯨被切責尋復爲御史所奏乃令閒住自馮張相

繼獲罪其黨不敢大肆帝亦惡之有缺多不補晚年東廠獄

中生草帝常膳司禮輪供後司禮無人乾清宮管事牌子常

雲獨辦偵卒稀簡中外相安惟四方採樵者帝實縱之虐民

致禍亂云諸礦稅太監詳見阮治篇是時提督東廠陳矩號平恕數決大

獄多所平反矩薦王安爲皇長子伴讀安亦賢光宗卽位擢

司禮秉筆太監勸帝行善政發帑金濟邊起用直臣鄒元標

王德完等中外稱之及光宗崩西宮李選侍與心腹閹李進

忠等謀挾皇長子自重安發其謀乃紿選侍抱皇長子出擇

吉卽位選侍移別宮去熹宗旣立德安言無不納安爲人剛

直而疏又善病不能數見帝魏忠賢始進用忠賢肅寧人少

無賴與羣惡少博不勝爲所苦恚而自宮變姓名曰李進忠

後乃復姓賜名忠賢云初隸太監孫暹夤緣入甲字庫求爲
皇長孫母王才人典膳詔事魏朝朝數稱忠賢於安安亦善
遇之長孫乳媼客氏私侍朝所謂對食者也及忠賢入又通
焉長孫嗣位宗卽熹封客氏奉聖夫人廕其子侯國興弟客光
先及忠賢兄釗俱錦衣千戶天啟元年賜客氏香火田及帝
大婚廷臣多請遣客氏出帝不忍舍曰皇后幼賴媼保護俟
皇祖大葬議之忠賢顯客氏逐魏朝又忌王安持正謀殺之
盡斥安名下諸奄客氏淫而狠忠賢不知書頗強記猜忍陰
毒而司禮監王體乾及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爲之羽翼
人莫敢忤忠賢勸帝選武闔鍊火器爲內操密結大學士沈
淮爲援又引帝爲倡優聲伎狗馬射獵刑部主事劉宗周首

劾之帝大怒賴救得免初神宗在位久怠於政事廷臣漸立
門戶以危言激論相尙宰輔大臣被彈擊輒引疾去吏部郎
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海內士大夫多附之旣而挺擊紅丸
移宮三案起盈廷如聚訟與東林忤者目爲邪黨天啟初廢
斥殆盡及忠賢勢成其黨謀倚之以傾東林而徐大化霍維
華孫杰首附忠賢劾去劉一燝及尙書周嘉謨二年敘慶陵
功廕忠賢弟姪錦衣衛指揮僉事給事中惠世揚尙書王紀
論沈淮交通客魏被譴去會初夏雨雹周宗建言雹不時忠
賢讒慝所致修撰文震孟太僕少卿滿朝薦相繼言之俱黜
三年春引其私人魏廣微爲大學士令御史郭鞏訐宗建一
燝等保舉能廷弼黨邪誤國宗建與御史方大任交攻鞏及

忠賢皆不勝忠賢益無忌增置內操萬人衷甲出入矯詔賜
光宗選侍趙氏死裕妃張氏有娠客氏譖殺之又以計墜皇
后張氏胎帝由此乏嗣四年給事中傅櫬結忠賢甥傅應星
誣奏中書汪文言並及左光斗魏大中下文言鎮撫獄將行
羅織掌鎮撫劉僑忤忠賢意削籍而以許顯純代副都御史
楊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上忠賢懼求解於韓爌爌不應
遂趨帝前泣訴且辭東廠而客氏爲剖析體乾等翼之帝遂
溫諭畱忠賢而下漣疏嚴旨切責時忠賢憤甚欲盡殺異己
者顧秉謙因籍其所忌姓名授忠賢王體乾復昌言用廷杖
威脅廷臣未幾工部郎中萬燝疏刺忠賢立杖死時罷斥者
吏部尙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侍郎陳于廷及楊

漣左光斗魏大中等先後數十人已又逐韓爌及兵部侍郎李邦華而矯中旨以朱童蒙郭允厚爲太僕少卿呂鵬雲孫杰爲大理丞復霍維華郭興治爲給事中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爲御史又起徐兆魁王紹徽喬應甲徐紹吉阮大鍼陳爾翌等未幾復用擬成崔呈秀爲御史呈秀造天鑒同志諸錄王紹徽亦造點將錄皆以鄒元標顧憲成葉向高劉一燝等爲魁盡羅入不附忠賢者號曰東林黨人於是御史張訥倪文煥給事中李魯生工部主事曹欽程等競搏擊善類爲報復而汪文言下獄拷死許顯純具爰書詞連趙南星楊漣等二十餘人削籍遣戍有差逮漣及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六人至牽入熊廷弼案中掠治死於獄又殺廷

弼杖其姻御史吳裕中至死而特召丁詩教劉述祖等爲御史是時東廠番役橫行所緝訪輒糜爛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禽慘甚至剝皮割舌所殺不可勝數其年敘門功加恩三等廕都督同知又廕其族叔魏志德都督僉事擢傅應星爲左都督以魏良卿僉書錦衣衛掌南鎮撫事六年使其黨李永貞奏逮前應天巡撫周起元及江浙里居諸臣高攀龍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等攀龍赴水死順昌等六人死獄中

顧秉謙等修三朝要典極詆諸黨人惡御史徐復陽請毀講學書院盧承欽又請立東林

黨碑海內皆屏息喪氣

遼陽男子武長春有妄言許顯純掠治云長春

且爲亂賴廠臣忠智立奇勦詔封忠賢姪長卿爲肅寧伯賜田宅頒鐵券從尙書王紹徽請贈忠賢四代如本爵忠賢又

矯詔遣太監劉應坤陶文紀用鎮山海關收攬兵柄再敘功
蔭都督同知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各一人浙江巡撫潘楨奏
請爲忠賢建祠倉場總督薛貞言頌功德諸祠自此始矣御
史門克新誣吳人顧同寅孫文身誅熊廷弼坐妖言律斬又
逮侍郎王之案斃於獄凡忠賢所宿恨若韓爌張問達何士
晉程註等雖已去必削籍重或充軍死必追贓或忠賢偶忘
之其黨必追論前事激忠賢怒時內外大權一歸忠賢內豎
體範等外有李朝欽王朝輔孫進王國泰梁棟等三十餘人
外廷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瀄夫李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
彪又吏部尚書周應秋太僕少卿曹欽程等號十狗又有十
孩兒四十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徧置死黨心忌張
孫之號

皇后誣后父國紀縱奴不法矯中宮旨冀搖后帝爲致不法

而請讓國紀忠賢未嫌復使順天府丞劉志選御史梁夢環發國紀罪狀並言后非國紀女王體乾沮之乃止其冬三殿成進上公加恩三等魏良卿由肅寧侯晉寧國公食祿如魏國公例再加恩廕錦衣指揮使同知各一人忠賢又自奏三年緝捕功詔書褒獎半歲中廕錦衣指揮使四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授其姪希孟世襲錦衣同知甥傅之琮馮繼先並都督僉事七年春以崔文昇總漕運文昇故侍光宗藥爲東林所攻者也諸督撫大吏爭頌德立祠下及武夫賈豎無賴子亦各建祠攘奪民田廬斬伐墓木莫敢控愬而監生陸萬齡至請以忠賢配孔子以忠賢父配啟聖公初潘汝楨首上疏御史劾之待會藁遲一日卽削籍而薊州道胡士容不具

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天下章奏輒
頌忠賢稱廠臣不名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票旨亦
曰朕與廠臣山東產麒麟巡撫李精白圖像以聞立極等票
旨云廠臣修德故仁獸至其誣罔若此前後賜獎敕無算詔
命皆擬九錫積廕錦衣指揮使至十有七人其族屬皆至左
右都督及都督同知僉事等官加客氏弟光先亦都督魏撫
民從錦衣改尙寶卿而忠賢志願猶未極會袁崇煥奏寧遠
捷忠賢乃令周應秋奏封其從孫鵬翼爲安平伯從子良棟
東安侯加良卿太師鵬翼少師良棟太子太保呈秀爲兵部
尚書兼左都御史獨黜崇煥功不錄時鵬翼良棟皆在襁保
中而良卿至代天子饗郊祭太廟人皆疑忠賢竊神器矣帝

性機巧好親斧鋸髹漆之事每引繩削墨時忠賢輩輒奏事
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爲之忠賢以是恣威福歲數
出坐文軒羽幢青蓋四馬若飛鏡鼓鳴鏑之聲轟隱黃埃中
錦衣玉帶鞞袴握刀者夾左右馳府傳優伶百戲輿隸相隨
屬以數萬百司章奏置急足馳白乃下所過士大夫遮道拜
伏至呼九千歲客氏居宮中脅持皇后殘虐宮嬪偶出歸私
第騶從赫弈望若鹵簿忠賢故駭無他長其黨日夜教之七
年秋八月熹宗崩信王立其黨自危主事陸澄原錢元惡員
外郎史躬盛交章論忠賢帝猶未發於是嘉興貢生錢嘉徵
劾忠賢十大罪一並帝二蔑后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剋
削藩封六無聖七濫爵八掩邊功九陵民十通關節疏上帝

召忠賢使內臣讀之忠賢大懼以重寶啗信邸太監徐應元
求解應元故忠賢博徒也帝知而斥之遂安置忠賢於鳳陽
尋命建治忠賢行至阜城與李朝欽偕縊死詔磔其屍懸首
河間笞殺客氏於浣衣局魏良卿侯國興客光先等並棄市
籍其家

得宮女八人於客氏家
蓋將效呂不韋所爲

崇禎二年定逆案革體乾職

籍其家永貞謫鳳陽文輔謫南京永貞初由文書房升秉筆
太監章奏入永貞先鈐識竅要白忠賢議行崔呈秀所獻諸
錄永貞置小冊袖中遇有處分則出冊告曰此某錄中人也
故無得免者文輔掌御馬監奪寧安大長公主第爲厩署曰
戶部總工駙從常數百人部郎以下皆廷參勢焰出羣閣上
時有劉若愚者善書有文永貞取入內直房主筆札忠賢敗

若愚坐充孝陵淨軍御史劉重慶劾李實誣高攀龍等七人
事實疏辨言係空印紙忠賢偪取令永貞填書者帝驗疏墨
在朱上遂誅永貞若愚坐大辟久之乃釋帝鑒忠賢禍敗盡
撤諸方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旣而廷臣競門戶兵敗餉絀乃
思復用近侍四年九月遣王應朝等監視關寧又遣王坤宣
府劉文忠大同劉允中山西監視軍馬而以張彝憲鈎校戶
工二部出入如涂文輔故事彝憲按行兩部踞尙書上工部
侍郎高弘圖不爲下削籍去主事孫肇興劾其誤國罪至遣
戍工部尙書周士樸不赴彝憲期被詰罷去時中璫勢復大
振王坤至宣府劾巡按御史胡良機落職給事中魏呈潤爭
之亦謫外坤狂躁劾修撰陳于泰盜竊科名語侵周延儒給

事中傅朝佐言坤妄干彈劾之權必有陰邪險人主之意指溫體仁帝置不問時流賊大熾命太監陳大金閣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等爲內中軍分監八營而高起潛監視寧錦諸軍已而諸監多侵剋軍資臨敵輒先遁諸將亦恥爲之下八年盡撤諸鎮內臣九年七月復遣太監李輔國許進忠等分守紫荆倒馬諸關孫惟武劉元斌防馬水河時兵部尙書張鳳翼出督援軍宣大總督梁廷棟亦引兵南特命起潛爲總監給金三萬以大璫張雲漢韓贊周副之明年起潛行部視師令監司以下悉用軍禮十七年李自成將犯關帝命起潛監寧前諸軍而以杜勳鎮宣府勳至鎮卽降賊事聞廷臣請急撤城守太監時忽傳旨云杜勳罵賊殉難子廕嗣未幾勳從賊至自成設黃幄坐廣寧門外秦晉二王左右

席地坐動呼城上請入見諸璫繼之上同入大內盛稱賊及勢勦帝自爲計出復語守城諸璫曰吾曹富貴固在也

賊圍都城急帝召王承恩令急整內官備親征尋內城陷帝

崩於壽皇亭承恩縊其下先是方正化出鎮保定城陷擊殺

數十人賊問若爲誰厲聲曰我總監方公也賊攢刀斫殺之

其從者皆死內豎殉難者更有高時明李鳳翔張國元四人初內臣奉命守城

已有異志令士卒皆持白楊杖朱其外貫鐵環於端使有聲

格壘則折及賊入卽以其杖驅焉廣寧門之啟或曰太監曹

化淳獻之及賊敗將遁下令盡逐內豎無貴賤老弱皆號哭

徒跣走出血被面賊遂捆載其金帛珠寶西去督東廠太監王之心家最

富既降賊勒其貨拷死

論曰自古君子之與小人其勢各不相下小人得行其

志則君子不幸而遇禍然其爲禍之烈未有如前明者也始於王振極於魏忠賢舉天下之正人君子日在刀鋸鼎鑊之中而士氣幾於盡矣然非獨奄人之罪也方成化以前士大夫愛重名節雖以王振汪直之暴橫猶不屑與之比附及正德中劉瑾用事焦芳首以內閣諂附之由是九卿科道藩撫大吏莫不往來通賄於其門至於神宗之末門戶之爭如水火小人依託逆奄以復私仇而顧秉謙魏廣微爲之倡是三人者皆明之翰林學士也彼所謂文學之極品科目之上選而其人行事乃如此不亦甚可笑乎世徒見衣冠屠戮之慘成於諸璫之手而不知相傾相軋揚其波而助之流者其平日

固儼然以士大夫自命徒以貪竊祿位冒利忘恥遂不
惜屈意於腐身熏子之徒而因以快其惡直醜正之心
此世道之大變而國社之所以淪亡也史稱劉瑾從子
將死歎曰吾家所爲皆焦芳與張綵耳今綵與我處極
刑而芳獨晏然豈非冤哉莊烈帝定逆案以其事付大
學士韓爌等因慨然曰忠賢不過一人耳外廷諸臣附
之遂至於此其罪何可勝誅夫鄙夫之初心患得患失
而已充其所爲何所不至是故陽冒士大夫之名而陰
結奄寺之權以圖詭遇之富貴若然者其人雖有文章
學術猶不足道況於並此而無之哉焦芳傳翰林尚文學獨芳粗陋無學

芳子黃中亦散狠不學以附
瑾授翰林院檢討罷編修